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曾永義 主編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十二編 第3冊

三晉文化與唐代文學（下）

智宇暉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二編

曾永義主編

第3冊

三晉文化與唐代文學（下）

智宇暉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三晉文化與唐代文學（下）／智宇暉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2+20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 3 冊）

ISBN 978-986-404-401-6（精裝）

1. 先秦史 2. 文化研究 3. 唐代 4. 中國文學

820.8 104014978

ISBN- 978-986-404-401-6

9 789864 044016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 三 冊 ISBN：978-986-404-401-6

三晉文化與唐代文學（下）

作　　者 智宇暉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508644 字

定　　價 十二編 26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三晉文化與唐代文學（下）

智宇暉　著



目

次

上　冊

《三晉文化與唐代文學》序　盧盛江

前　言……1

第一節　地域文化與文學關係研究史回顧……1

第二節　研究思路……10

第三節　研究方法和目標……15

第一章　三晉文化概說……17

第一節　三晉文化賴以存在的自然環境……20

第二節　唐前三晉文化源流……27

第三節　唐代河東道的文化風貌……56

第四節　三晉文化基本內涵……72

第二章　三晉文化視野下的唐代文學家……77

第一節　河東道本土文學家的分佈統計……78

第二節　河東道文學家之特徵……81

第三節　薛、王文學家族與初唐文學……108

第四節　外來文學家與三晉文化關係概說……129

第五節　外來文學家與三晉文化關係個案例說……133

中　冊

第三章　龍興之地與唐代文學（上）……159

第一節　帝王創作中的兩大主題……16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節　帝王巡幸中的文學唱和活動 …… 174
第三節　后土祭祀與文學 …… 186
第四節　上黨祥瑞頌與開元諛頌文學的第一個高潮 …… 191
第四章　龍興之地與唐代文學（下） …… 201
第一節　唐代北都之地理與人文 …… 201
第二節　唐代北都文學創作考略 …… 207
第三節　北都軍鎮　塞外江南——唐詩中獨特的都市形象 …… 234
第四節　「富吳體」之變及其與北都文化淵源 …… 242
第五節　北都幕府軍國應制文創作的繁榮——以令狐楚爲中心 …… 256
第五章　三晉軍事文化與唐代文學（上） …… 273
第一節　三晉軍事文化略論 …… 274
第二節　河東道軍事文化景觀的文學抒寫 …… 299

下　冊

第六章　三晉軍事文化與唐代文學（下） …… 327
第一節　河東道軍事文化與唐代邊塞文學創作 …… 327
第二節　三晉俠文化與晚唐豪俠傳奇 …… 360
第七章　三晉隱逸文化與唐代文學 …… 379
第一節　河東道隱逸文化精神的歷史與現狀 …… 380
第二節　王績隱逸的地域文化分析 …… 395
第三節　王績飲酒文學與河東道酒文化傳統 …… 411
第四節　晚唐政局之變與司空圖隱逸心態 …… 431
第八章　三晉其它文化因素與唐代文學的關係 …… 459
第一節　三晉科技文化對唐代文學題材的貢獻 …… 459
第二節　后土文化與小說創作——《后土夫人傳》的主題分析 …… 476
第三節　《妒神頌》及其文化意蘊 …… 487
結　語 …… 497
參考文獻 …… 505
後　記 …… 525

第六章　三晉軍事文化與唐代文學（下）

可見的軍事物質文化景觀成爲詩人吟詠的對象，無形的軍事精神文化也是影響唐代文學風貌的一個重要因素，其尚武精神和俠烈之風對唐代邊塞詩和豪俠小說繁榮及其風格的多樣化有著巨大的貢獻。

第一節　河東道軍事文化與唐代邊塞文學創作

在諸多詩歌題材類型中，邊塞詩與地域文化有著較爲密切的關係。首先，作爲創作題材對象的選擇，即限定在一定的地域範圍之內；其次，作爲創作主體的詩人，其精神個性受地域文化影響，進而影響到文學題材的選擇傾向，唐代著名邊塞詩人大部分皆出生或生長在北方即可說明這一問題。河東道以其突出的軍事文化特徵深刻影響了唐代邊塞詩的創作，具體而言，有三條影響途徑：一，河東道軍事文化影響下的河東籍詩人最早促成了唐代邊塞詩的興起；二，爲唐代培育了大量河東籍的邊塞詩人，形成一個陣容龐大的邊塞詩地域作家群；三，代北以其獨特的自然地理和歷史軍事內涵爲唐代邊塞詩創作提供了獨特的素材。

一、投筆從戎——尚武精神影響下的地域風氣

河東道尚武精神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其風氣至唐猶存。除史志地理中關於地域風習的記載，在唐代的現實生活中，尚武精神直接影響了河東士人的價值觀念，在河東道形成一種文武兼資、投筆從戎的社會風氣。

隋末，河東道文人即積極投筆從戎，參加李淵起義隊伍，立卓越軍功。

如太原溫大雅、溫彥博、溫大有兄弟三人即隨李淵起兵太原。大雅父溫君悠爲北齊文林館學士，其家庭爲一文學之家。溫大雅見證了李淵奪取天下的全過程，因其擅長史學，遂撰《大唐創業起居注》，記錄下最早的較爲可靠的唐王朝建國史。溫氏兄弟在李淵軍中皆掌軍國文翰，參與謀謨密略，爲唐開國功臣。李淵曾對溫大雅云：「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註 1〕溫大雅善軍國書檄，李淵初下長安時，李密起義軍實力強大，致書李淵欲自爲盟主，溫大雅即作書答李密以驕其志，麻痺對方〔註2〕，爲李淵掃平其餘割據勢力贏得了時間。其弟溫彥博亦曾統軍作戰，武德八年，率軍與突厥戰於太谷，兵敗被俘，「突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家虛實及兵馬多少，彥博固不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註3〕。其性格之堅韌忠貞具軍人品格。溫彥博對於唐代北部邊防部署亦曾發表重要意見，影響了唐太宗之決策。貞觀四年，唐朝滅頡利可汗後，如何處置其部落，朝廷意見不一。一種意見認爲應將其部落全部遷於黃河以南地區，使其耕田，變其風俗，化胡爲漢；一種意見以魏徵爲代表，認爲其世寇中國，百姓仇怨，且突厥人面獸心，非我族類，應遣還其故地；溫彥博則主張置突厥部落於邊塞地區，全其部落，因其風俗，得爲捍蔽。後唐太宗採納溫彥博之建議，形成唐代北部邊塞胡漢民族雜居的過渡地帶。

初唐河東道另一位投筆從戎的著名文人是薛收。薛收亦出生於文學世家，其父薛道衡爲隋代傑出詩人，收又問學於王通，有相當的儒學根柢，是一位文儒之士。隋末聞李淵起兵南下，即避開隋朝官員之耳目，遁於首陽山，準備參加李淵部隊。後房玄齡薦之於李世民，「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合要旨」。「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薛收尚具有傑出的軍事謀略，武德四年，李世民圍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率兵救之。建德兵眾甚廣，「諸將皆以爲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薛收獻策，對王世充圍而不戰，以精銳之師迎戰竇建德疲敝之軍。太宗從其謀，一戰而擒竇建德。薛收的軍國才幹爲李世民深所器重，三十三歲去世，李世民「親自臨哭，哀慟左右」。即帝位後，對房玄齡言：「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註4〕

〔註 1〕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2359 頁。
〔註 2〕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2221 頁。
〔註 3〕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2361 頁。
〔註 4〕薛收事迹見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2588～2589 頁。

入唐以後，朝廷將相中文武兼資的傑出軍事人物以河東道出身者最爲突出，代表人物有裴行儉、狄仁傑、張說、裴度，皆出將入相，名垂青史。

裴行儉，高宗時宰相。習文出身，「幼以門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裴行儉尚爲一著名書法家，唐高宗曾命其以素絹百匹，草書《文選》一部，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云：「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則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裴行儉還是一位傑出的軍事統帥，曾數次率軍出邊塞，屢立戰功。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和李遮匐煽動叛亂，聯合吐蕃，侵逼安西。朝廷命裴行儉爲波斯王策命使，率眾西征，行止有度，統軍有方，時人比之貳師將軍。後設計生擒都支、遮匐而還。高宗慰勞云：「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權略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而凶黨殄滅。」以其「文武兼資」特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那德溫反，單于管內二十四州數十萬並叛。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統兵三十餘萬，連亙數千里，史稱「唐世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行儉連用奇謀，大破突厥而還。在裴行儉麾下成長起來的唐代軍事將帥皆一時之選，「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勖、崔智辯、王方翼、黨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註5〕。

狄仁傑，武則天朝名相，亦明經出身。曾數次出鎮邊塞，政績卓然。狄仁傑任隴右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朝廷徵狄仁傑爲魏州刺史抵禦契丹。前刺史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狄仁傑皆放歸農田，云：「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之自退。聖曆初又爲河北道元帥，出擊突厥，安撫河朔流民，處置得宜〔註6〕。

張說，爲一代文宗，亦數度從戎邊塞。萬歲通天元年，以軍中管記之職隨武攸宜統兵討伐契丹，次年，王孝傑英勇戰死卻受人誣枉，張說馳還京師白其冤。後歷任邊帥，勇謀兼備。開元八年任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期間，曾從容處置邊塞緊急事態。先是，八年秋，朔方節度大使王晙誅殺河曲降虜千餘人，引起代北諸部落人心震恐，張說率二十餘騎親至撫慰。「副使李憲以爲夷

〔註5〕裴行儉行迹見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2802～2805頁。
〔註6〕狄仁傑事迹見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2887～2892頁。

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註7〕。張說表現出英勇無畏的將帥豪情。

至中唐，又有裴度爲一軍事英傑。裴度貞元五年進士第，亦爲一著名詩人。元和年間的淮西之役充分展示了其傑出的軍事家才略。先是，元和九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發兵威脅朝廷以圖繼位。朝廷即對之實施討伐，藩鎮派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迄至元和十二年，討伐四載，王師不利。關鍵之際，憲宗起用裴度爲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總領各路兵馬討伐吳元濟。裴度臨行云：「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表現出視死如歸之氣概。此役軍令劃一，將士齊心，連戰皆捷，僅兩月，即平定淮西。緊接著，元和十三年，裴度再次指揮得當，討平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之亂。其削藩成功，實現了史稱的「元和中興」，諸藩伏首。《舊唐書》評價裴度云：「度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泳清切。逢時艱否，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爲中興宗臣。……時威望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爲首，其爲士君子愛重也如此。雖江左王導、謝安坐鎮雅俗，而訏謨方略，度又過之。」〔註8〕

河東道屢出將相兼全之才，與河東道士人的人才觀念密切相關。本書第二章第二節所引裴行儉「士先器世而後文藝」論和狄仁傑「文士齷齪」論，屬於唐代河東道政治家關於經國之才和文藝之士價值衡量比較的代表性觀點，表現了他們對從事實際軍政事務能力的優先重視，頗能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影響。在此地域價值觀之影響下，河東道普通士人對於武事亦持積極開放之態度。如初唐宋令文，宋之問之父，兼詩書，有勇力。《朝野僉載》卷六云：「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圍以闌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註9〕宋令文有三子，各得其一絕：「長之問，有文譽；次之遜，善書；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後左降朱鳶，會賊破驩州，以之悌爲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

〔註7〕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3052頁。
〔註8〕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4433頁。
〔註9〕張鷟，《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39頁。

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剉，大破之。」宋令文培養教育子弟文武多向發展。中唐詩人樊宗師之父樊澤，雖爲文士，而有高超武藝，「每與諸將射獵，常出其右，人心服之」。詩人王彥威，世儒家，尤精三禮，曾撰《元和新禮》三十卷獻上，「通悉典故，宿儒碩學皆讓之」〔註 10〕。其對武事持讚賞之態度，在任宣武節度使時作詩表達統軍爲將的豪情。詩云：「天兵十萬勇如貔，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瀾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列座青蛾趙國姬。寄語長安舊冠蓋，粗官到底是男兒。」《唐詩紀事》云：「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車節鎮者，率呼爲粗官。」中唐詩人胡證，同時是一位武術高手。《唐摭言》卷三曾記載其隻身營救裴度於禁軍無賴之中，藝驚四座，呼焉神人〔註 11〕。以上樊、王、胡三人皆仕至節度使，爲一方統帥。

在河東普通士子中，也多具志在兵戎的價值觀念。呂恭，呂溫之弟，世習經術，文學傳家，而欲以武事建功立業。柳宗元《呂侍御恭墓誌》云：「（呂恭）尚氣節，有勇略，不飾小謹。讀縱橫書，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曰：『我師尚父胄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兗、冀、幽，洎戎猶赴命。』蚤夜呼憤，以爲宜得任爪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爲進士。吾之文不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纘厥緒。』」呂恭之人生理想並非個案，在河東道具有歷史現實的普遍性。據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在今山西出土的唐代墓誌中，有官職的墓主，武職爲文職的近五倍。其中有許多爲文儒家庭而後代從戎者。

如王義，潞州人，其家庭中「曾祖生，祖正，父叔，並昆丘蘊質。抱器含輝，毓胎光而絢彩；鴻儒碩學，播美德於一時」。王義本人「學富星墳」，「道該朱典」，卻投筆從戎，「旌功武騎，早著清閒；秘術略陳，勳庸薄賞」，授雲騎尉。王義之子嘉慶、嘉福亦從軍，「擁旌刺舉，扇黃石之玄風；仗劍橫行，運孫吳之秘略」〔註 12〕。

〔註 10〕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4155 頁。

〔註 11〕《唐摭言校注》，〔五代〕王定保著，姜漢椿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58 頁。

〔註 12〕見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長安 0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999 頁。爲省文，墓誌名稱不具列，以年號、編號、頁碼標注，以下簡稱《彙編》；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簡稱《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王修福，晉州人，其父王朗從文，「明經擢第，韋賢之棄籯金，桓榮俯拾地芥」。王修福則尚武，「暨乎成立之年，有敏捷之致，乃學騎射，妙絕時人。宿衛滿，授慶州永業府右果毅」。後積功至定州嶽嶺軍副使，其子景珍、景陽皆從軍。（《彙編》開元 131，1274 頁）

智玄，太谷人。「父燕，隱儒蓄志，廉讓兼施」。智玄「博義寬仁，二柄兼修。時當用武，雄心猛烈，召募從軍，克敵無遺，蒙授騎都尉」。（《彙編》開元 356，1402 頁）

薛貞，太谷人。父爲并州祭酒，薛貞從戎，因功授上護軍。（《續集》龍朔 032，138 頁）

崔穆，潞州人。父爲并州司士參軍，崔穆從軍，「連軍百萬，韓信訝其才辯；帷幄運籌，子房慚其謀略」。（《續集》總章 001，172 頁）

李仁基，潞州人。父李聆爲儒生，「播甚宣尼之教，重開北海之文」，仁基從軍授上騎都尉。（《續集》咸亨 015，196 頁）

馮雅，潞州人。父祖皆爲文士，馮雅從軍，爲八諫府校尉。（《續集》景龍 004，429 頁）

侯感，太原人。父祖爲文職，侯感「少懷餘勇，克捷凶渠，仗義鎬京，書勳會府，授昭武校尉。」（《續集》開元 007，458 頁）

張象山，絳州人。其父「博尋經誥，雅有天才」，山象「起家自舉，武藝超絕」，「越階授皮氏府旅帥」。（《續集》開元 058，494 頁）

宋嘉進，潞州人。父宋秀「讀書養志」，嘉進「孝友居家，文武濟代」，「中原叛渙，爲國輸忠，斬將搴旗，名（聲）四遠，遂別敕授節度總管，寧遠將軍，左武衛將軍」。（《續集》貞元 028，752 頁）

尚有許多讀書士人，自覺棄文從武，建立軍功。如：

張琮，潞州人。琮「麟德二年任國學生，德溢浮天，橫絢藻於宇內。博兼右學，抱六藝以泉飛；咸誦在懷，貫五經而盆湧。其年雄心憤發，募討三韓，設六奇以摧峰（鋒？），陳萬騎而克敵。斬獲俘馘，懷百勝以全歸，特簡殊勳，蒙授上柱國」。（《續集》儀鳳 004，231 頁）

李良金，晉州人。良金「弱冠忽投筆太息，仗劍獨遊」，入朔方幕，「出奇破敵，勘難計功，廿年間，累有遷拜」。（《彙編》大曆 010，1766～1767 頁）

董師，潞州人。「弱齡好古，壯髮勤書，王粲橫戈，俄從武術；班超入

幕，忽預兵鈐。發一矢乃駟馬齊穿，控六鈞則五豝同穴。制授從善府旅帥」。後龍朔中征高麗戰死沙場。（《續集》天授 005，309 頁）

張嘉慶，太原人。「二柄俱妙，志懷良圖；九萬將摩，心思遠略。遂赴河湟謁上將王思禮，擢居麾下焉」。「公盡節臨戎，陷堅摧敵，三鼓氣讋，七伐勦夷」，後以功授太常卿。（《續集》大曆 042，720～721 頁）

河東道更多的是軍功世家。如：

申屠行，潞州人。曾祖申屠和爲雁門郡太守，「奉鎮狼山，控長城之萬里；宣威蟻穴，讋紫塞之千重」。申屠行因軍功授騎都尉。（《彙編》景龍 039，1108～1109 頁）

陶德，潞州人。「君幼挺天靈，早承家教，壯志雄勇，猛略虎賁，揮戈剪夷，握節輔主」，蒙授上輕車都尉。（《彙編》開元 108，1229 頁）

張石，潞州人。其父張茂賓，安史之亂中，「挺霜戈而爲國，奮長策而經綸」，後爲昭義節度副使。張石「知文非拯難之心，具武定禍亂之急，遂投軍從戎，挺劍沙漠，論功則最，累踐榮班」。（《彙編》貞元 040，1865 頁）

雲感，太原人。祖父皆從軍，雲感能「世濟其美，不殞其名」，「聞敵賈勇，乘危效節，殄彼狂寇，克成大勳」。（《續集》開元 153，558～559 頁）

柳行滿，蒲州人。「志業非存於筆硯，功名大寄於弧矢」，任良社府統軍。其子秀成、秀立皆爲軍將。（《續編》久視 007，380 頁）

劉明德，石州人。爲折衝都尉，子劉朝逸爲奉天定難功臣，鎮軍大將軍。（《彙編》元和 009）

李忠，潞州人。父李丘爲步兵校尉，李忠爲昭武校尉。（《續集》開元 151，557 頁）

郭師，潞州人。「世胄英雄（闕一字）性驍果。一經皓首，懶卒於文場；三軍可奪，且標名以武騎」。（《續集》天寶 025，599 頁）

王珍，太原人。曾祖、祖父、父親皆從軍，王珍「文武兼資」，其子王安國亦爲陪戎校尉。（《續集》大曆 018，704 頁）

桑金，太原人。五子全部從軍。（《續集》建中 003，724～725 頁）

龍澄，太原人。父龍潤爲太原起義元從，龍澄從軍西域，「固守窮城，以一當萬，道殫援絕，執節而終」。（《續集》龍朔 003，119 頁）

《墓誌》及《續編》中山西出土之墓誌，以潞州爲多，占 60%以上，河東道四個亞區中部、南部、東南部皆有，唯乏代北資料。唐代代北，胡漢雜

居，尚武乃其主要特色。唐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云代北民風剽悍，「不憚攻殺，所謂衽金革，死而不厭者也」〔註 13〕。《宣室志》卷七載雲中人寧勉，「年少，有剛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註 14〕。唐人墓誌中亦間涉及代北民風。張楚璋墓誌云「(定襄) 土風驍騁，井邑偏卑，人無廉義，俗尚鋒鏑」〔註 15〕，崔弘禮墓誌云「定襄之人，氣俗尚武」〔註 16〕。生活在代北的少數民族群多以從戎騎射爲其職業，金戈鐵馬，騎射殺伐的生涯影響著一個地域的社會風習。如沙陀族首領李國昌、李克用父子代爲河東北部邊帥；回鶻族將軍何建，世代居於雲朔間，祖何慶、父何懷福先後在李克用軍中爲小校〔註 17〕；粟特族石敬瑭，其四代祖石璟元和中爲河東陰山府裨校，祖石翌爲振武防禦使，父石紹雍善騎射，累立戰功〔註 18〕。烏丸族丸珍，祖父丸興，隋代任會川府鷹揚，父丸通，唐尚德府左果毅，並以耀武榮班揚名〔註 19〕。少數民族以外，亦有漢族家庭遷居代北，仕爲邊將者。蘇承悅，先爲河內人。棄文從武，徙居雲中爲將，永泰元年卒於太原，歸葬雲中，墓誌云承悅「守忠無家，受命無敵，施七縱七擒之謀，歸三載三北之地」〔註 20〕。太原武氏家族，徙居代北，世代爲將。武青，祖父武令珣爲橫野軍使，武青則「慕班超之高志，懷白起之深謀，遠辭汾川，久遊邊郡，叨名軍旅，頻立功勳」，終於大同軍私第〔註 21〕。武青之侄武言，亦爲節度散將，騎都尉，試金吾衛大將軍，「妙年雄勇，志性剛強」〔註 22〕。

河東道從軍尚武之風影響及於地域婚姻觀念和藝術形態。唐世重門閥，

〔註 13〕唐耦耕、陸宏基《敦煌社會文獻眞迹釋錄》第一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年，69 頁。

〔註 14〕《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1046 頁。

〔註 15〕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1352 頁。

〔註 16〕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2123～2124 頁。

〔註 17〕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1245 頁。

〔註 18〕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977～978 頁。

〔註 19〕見 1993 年朔州出土丸珍墓誌，載三晉文化研究會編，《三晉石刻總目》朔州市卷，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年，3 頁。

〔註 20〕《特進蘇公墓誌並序》載胡學忠《大同出土的蘇承悅墓誌考析》，《山西大同大學學報》，2011 年 8 月，93 頁。

〔註 21〕《武青墓誌》，參見馬志強、李志春，《大同出土唐代武氏墓誌略論》，《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 年 9 月，20 頁。

〔註 22〕《武言墓誌》見馬志強、李志春，《大同出土唐代武氏墓誌略論》，《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 年 9 月，21 頁。

婚姻尤甚。然中唐太原人河東節度使李光顏擇婿卻迥異流俗。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三云：「李太師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穹崇。爰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佳婿，因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常，冀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乎？某已選得佳婿，諸賢未見。』乃召一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緣名家，非其志也。與夫必娶高國求婚王謝，何其遠哉？』」〔註 23〕李光顏爲回紇族，本書第四章曾論及光顏非一純粹武夫，宰相李程云其「文武全才」，楊巨源贊他「題詩壓腐儒」。其選擇女婿，擇小將而去秀才，一定程度反映了他的文武才能觀念。

河東音樂亦具戰爭雄風。唐自製樂有三大舞，《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其中《七德舞》爲武舞，源自河東。《新唐書》卷 21《禮樂志十一》云：「《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註 24〕《舊唐書》卷 29《音樂志二》云：「《破陣樂》，太宗所造也。太宗爲秦王之時，征伐四方，人間歌謠《秦王破陣樂》之曲。」〔註 25〕按，唐太宗破劉武周戰場在河東道，時間在武德三年。先是武德二年，武周入侵河東連下并州、介州、晉州。同年冬李世民率軍渡河驅敵，武德三年四月，大破宋金剛於介州，劉武周奔突厥，河東平。《新唐書》謂軍中作《秦王破陣樂》，《舊唐書》謂民間傳唱，始作應在河東道。其樂舞風格，「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銀飾之。發揚蹈厲，聲韻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興」〔註 26〕。其樂凡三變，「每變爲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剛健雄渾的藝術力量頗具感染力，史載：「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踊躍，諸將上壽，群臣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註 27〕《秦王破陣樂》既創自河東，其影響及於後世。今流傳於山西的鑼鼓樂，被譽爲「中華第一鼓」，其中絳州鼓樂《秦王點兵》，太

〔註 23〕孫光憲，《北夢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12～13 頁。
〔註 24〕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467 頁。
〔註 25〕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1059 頁。
〔註 26〕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1060 頁。
〔註 27〕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467～468 頁。

原鑼鼓《唐王出征》，臨汾威風鑼鼓《四面埋伏》皆相傳源自李世民征戰殺伐之事。《秦王點兵》以出征爲主題，列陣點兵，步法剛勁，鼓聲交錯，號角長鳴，其壯闊激烈的藝術效果曾經轟動京華，震撼巴黎〔註 28〕。而《秦王破陣樂》正是以鼓樂爲主，《舊唐書・音樂志二》云：「自《破陣舞》以下，皆雷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震百里，動蕩山谷。」〔註 29〕

河東道之尚武精神，以及從戎立功的價值觀念，已經遍佈河東地域的日常生活之中，其對文學最爲直接的影響即是此一地域文學家的群體性格，進而促成了創作題材選擇的共同傾向，對於盛唐邊塞詩的興起具有先導性的貢獻。

二、河東道豪健士風與盛唐邊塞詩的興起

趙昌平先生劃分盛唐詩爲三期，「第一期爲先天元年至開元十年前後，爲準備期，第二期以開元十五年前後爲中心，約從十年左右至開元二十五年前後爲形成期，約於開元末天寶初以李杜高岑之成名爲標誌至天寶末爲第三期」〔註 30〕。對邊塞詩亦應作如是觀。盛唐邊塞詩人，最早的王之渙、王翰、王維、王昌齡、張說、常建在開元十年前後即開始了邊塞詩的創作，王維、王昌齡的創作延續到開元中後期；高適、李頎、崔顥則從開元中期開始邊塞詩的創作；開元末至天寶年間，則李、杜、高、岑爲邊塞詩的主要代表人物。開元早期邊塞詩人群是以河東籍詩人爲主體構成的，盛唐邊塞詩的興起，他們發揮了地域詩人的先導作用。這種貢獻，與河東道軍事文化影響下的豪健士風特質有密切關係。

（一）河東道豪健士風略例

言盛唐豪俠詩人，研究者每以王翰爲例。王翰，太原人，兩唐書皆記其豪放個性。《舊唐書》本傳云：「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蒲酒爲事。」並說他「櫪多名馬，家有妓樂。翰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註 31〕。《新唐書》本傳則云其「少豪健恃才」，後開元十五年出爲汝州

〔註 28〕李玉明，《山西民間藝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註 29〕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1060 頁。

〔註 30〕《開元十五年前後——論盛唐詩的形成與分期》，見《趙昌平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年，66 頁。

〔註 31〕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5039 頁。

長史、仙州別駕，卻不務政事，「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註 32〕。其狂傲氣質和縱酒窮歡的生活卻爲兩任河東籍并州長史張嘉貞、張說優容相禮。其表現出來的氣質特徵正與盛唐時代到來時，彌漫於時代的享樂氣氛和剛健的人文精神相吻合〔註 33〕。王翰之狂傲和豪奢與他世家大族的出身有關。在景雲年間的一次吏部銓選中，王翰擅定海內名士高下，狂氣表現得淋漓盡致。《封氏聞見記》云：「開元初，宋璟爲尚書，李乂、盧從願爲侍郎，大革前弊，擯闕留人，紀綱復振。時選人王翰頗工篇賦，而迹浮僞。乃竊定海內文士百有餘人，分作九等。高自標置，與張說、李邕並居第一，自餘皆被排斥。淩晨於吏部東街張之，甚於長名。觀者萬計，莫不切齒。從願潛察獲，欲奏處刑憲，爲勢門保持乃止。」開元初，應爲「景雲二年」之誤〔註 34〕。王翰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肆意縱評天下文士，實狂傲之極，而吏部侍郎盧從願亦無可奈何。傅璇琮先生據此推測王翰應爲太原高門子弟。王翰之行爲，雖犯天下士人之怒，其風采氣質卻爲後輩詩人所仰慕。杜甫開元二十三年入洛陽應試，曾謁見王翰。天寶七載作《奉贈韋左丞相二十二韻》回憶自己當年是「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註 35〕。雖爲杜甫自許，亦可見當代詩人對於李邕、王翰此類狂士的仰慕之情。

王泠然，太原人，開元五年進士第，九年任太子校書，位卑求用，向當時宰相張說上書自薦，用語大膽激烈，縱橫恣肆，充分表現了王泠然狂傲不可一世的個性氣質。《全唐文》此上書名爲《論薦書》，原載《唐摭言》卷六「公薦」條。書信開篇即以一連串反問句式表達不能得到張說推薦的遺憾：「所恨公初爲相，而僕始總角；公再爲相，僕方志學；及僕預鄉舉，公左官於巴邱；及僕參常調，而公統軍於沙朔。今公復爲相，隨駕在秦，僕適效官，分司在洛，竟未識賈誼之面，把相如之手，則堯、舜、禹、湯之正道，稷、契、夔、龍之要務，焉得與相公論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用之乎？今公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未富貴、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進而又批評張說尸位素餐，

〔註 32〕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5759 頁。

〔註 33〕趙昌平先生曾例舉說明從宮廷到民間彌漫的豪侈之風，舉王翰爲文士的代表，見《開元十五年》，《趙昌平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67 頁。

〔註 34〕傅璇琮，《王翰考》，載《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39～41 頁。

〔註 35〕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74 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